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档案文献编纂学

主编 胡鸿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档案文献编纂学

主 编 胡鸿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档案文献编纂学/胡鸿杰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21 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5370-4

I. ①档… II. ①胡… III. ①档案文献-编辑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8483 号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21 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档案文献编纂学

主 编 胡鸿杰

Dang'an Wenxian Bianzuan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28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27.75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95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我们的传统教育习惯于告诉人们，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事件有其自身的必然性。而当下的教育却时常提醒人们，历史事件有着许许多多的偶然因素，有些偶然因素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在主张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眼里，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偶然性包含着必然因素。对此也可以理解为，必然性是无数偶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作为上述理论的最新验证，就是我以主编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事件”中来。其中的偶然因素可能是这个项目申报时的种种条件，而我也许恰巧被认为堪当此任。而这种“偶然性包含着必然因素”，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我有着二十五六年的编辑经历，二是我在对中国档案学科进行梳理时多次将《档案文献编纂学》作为样本。因此，当且仅当，由我来做主编，应该属于“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

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始，档案文献编纂学出版物已经在我国有了数十年的发展历史，仅在中国人民大学就先后出现李毅、赵践、丁永奎、曹喜琛、韩宝华、刘耿生等大家。在关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专著、教材不断出版的同时，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学科体系也在日趋成熟和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冠以什么样

的名目，重新编写一部《档案文献编纂学》教材都有着相当大的难度：这部书既要保持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传统特色，又不能完全照搬以往的成果。因此，在继承和创新的矛盾之中，现实能够提供给我和我的团队的空间应该说并不广阔。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置之死地而后生、化腐朽为神奇，就是一年多来我们的生活常态。

令我感到庆幸的是，我们的团队吸纳的几乎都是国内目前在教学岗位上讲授“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优秀教师，他们各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到《档案文献编纂学》的重修工作之中。如果沿用一句流行的俗语，21世纪什么最宝贵？那就是人才呀！有了人，类似于“神舟”飞船这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更何况《档案文献编纂学》乎？于是，在十余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将现在这部《档案文献编纂学》呈献给读者。

我个人认为，这部重修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的最大特点在于结构之变：通过思想史、方法论和出版物来诠释档案文献编纂学。既保留了传统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对档案文献编纂方法的介绍和描写，又强化了档案文献编纂的思想脉络；不但着重介绍档案文献的编纂过程，而且还介绍了档案文献的编纂成果。这样的改变，使档案文献编纂在虚实之间张弛有度、进出有据。当然，与上述所谓成就相比，我们的团队也遇到了一些困惑。其中最明显的是，首先，作为《档案文献编纂学》基本内容的档案文献编纂方法已经与这门学科初创时的仅限于历史档案文献的编纂有了很大的不同，档案新类型和新载体的不断涌现使“形而上”的编纂原则遇到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敢妄论孔夫子的编纂思想在数据库创建等方面的指导意义。再者，从团队成员的构成上讲，他们多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讲授者和研究者，而“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真正价值在于“授人以渔”。虽然“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也算一种实践体验，可是这毕竟与多年从事档案文献编纂实践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即便有着四分之一世纪编纂经历的我，也不得不承认“编纂一本教他人编纂的书”，从来都意味着风险。

我一直以为有些成功的人士其实并不一定比常人智商高，他们的成功可能在于尚未深思熟虑之前就已开始了行动，而那看似已经深思熟虑者，在自认为的深思熟虑之后却选择了不作为——其结果就是，那些“不太聪明”的人获得了先机以至成功，而那些看似非常聪明的人此时只落得去讨论这些成功案例是否可以复制等问题。我和我的团队至少不愿意做后者。当然，这部《档案文献编纂学》也远谈不上什么成功，它的功效只能交由读者评说。

作为一篇不再“后记”的序言，必须在这里感谢我的团队一年来的艰辛努力，他们是梁继红（绪论、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李珍（第一章第一节和第

二节)、郑慧(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和第六节)、黄静(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高大伟(第三章第三节和第四节)、潘玉民(第四章)、丁华东(第五章)、何庄(第六章)、张芳霖(第七章)、于元元(第八章)、曹航(第九章)、谭必勇(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之二之三、第十一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第十二章)、王海刚(第十章第二节之一、第三节和第五节)、张莹(第十章第四节、与谭必勇合编第十二章第二节)、吴贇(第十一章第一节),感谢潘玉民、梁继红、谭必勇和高大伟对书稿组织工作投入的大量心血,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档案学的一贯支持以及编辑人员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并衷心地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和指正。

孙鸿志

2011年12月



目 录

| | |
|-----|---|
| 绪 论 | 1 |
|-----|---|

上编 思想史

| | |
|----------------------|----|
| 第一章 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 23 |
| 第一节 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概说 | 23 |
| 第二节 孔子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 28 |
| 第三节 刘向、刘歆父子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 33 |
| 第四节 刘知幾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 36 |
| 第五节 赵汝愚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 43 |
| 第六节 章学诚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 49 |
| 第二章 近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 56 |
| 第一节 近代档案文献编纂概说 | 57 |
| 第二节 罗振玉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 64 |
| 第三节 郭沫若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 69 |

| | | |
|-----|--|-----|
| 第四节 | 陈垣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 73 |
| 第五节 | 傅斯年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 79 |
| 第三章 | 当代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创建与发展 | 86 |
| 第一节 | 当代档案文献编纂概说 | 87 |
| 第二节 |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创建和初步发展 | 94 |
| 第三节 |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全面发展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 至 20 世纪末 | 101 |
| 第四节 |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 107 |

中编 方法论

| | | |
|-----|--------------------|-----|
| 第四章 | 档案文献编纂的选题 | 117 |
| 第一节 | 编纂选题的意义与标准 | 118 |
| 第二节 | 编纂选题的条件 | 123 |
| 第三节 | 编纂选题的角度与方法 | 131 |
| 第四节 | 编纂选题的论证与决策 | 136 |
| 第五节 | 编前研究与选材大纲 | 140 |
| 第五章 | 档案文献的查选 | 144 |
| 第一节 | 档案文献的查找 | 145 |
| 第二节 | 选材的意义和原则 | 159 |
| 第三节 | 选材的基本要求 | 165 |
| 第四节 | 档案文献的选本 | 172 |
| 第五节 | 选材的方法与步骤 | 179 |
| 第六章 | 档案文献的考订 | 183 |
| 第一节 | 伪误档案概述 | 184 |
| 第二节 | 档案考订的原则 | 189 |
| 第三节 | 档案外形考订 | 195 |
| 第四节 | 档案内容考订 | 201 |
| 第五节 | 档案文献形成时间的考订 | 207 |
| 第六节 | 档案文献的文字校勘 | 213 |
| 第七章 | 档案文献的加工 | 218 |
| 第一节 | 档案文献加工的意义与原则 | 218 |
| 第二节 | 档案文献的转录加工 | 221 |

| | | |
|-----|-----------------|-----|
| 第三节 | 档案文献的标点与分段····· | 225 |
| 第四节 | 档案文献的标题····· | 228 |
| 第五节 | 档案文献的编排····· | 243 |
| 第八章 | 档案文献汇编的辅文····· | 256 |
| 第一节 | 评注性辅文····· | 257 |
| 第二节 | 查考性辅文····· | 275 |
| 第三节 | 检索性辅文····· | 284 |
| 第九章 | 档案文献的审核与传播····· | 292 |
| 第一节 | 档案文献底稿的审核····· | 293 |
| 第二节 | 档案文献的装帧设计····· | 298 |
| 第三节 | 档案文献校样的校对····· | 304 |
| 第四节 | 档案文献的出版传播····· | 308 |

下编 出版物

| | | |
|------|-------------------------|-----|
| 第十章 | 印刷型档案文献出版物····· | 321 |
| 第一节 | 印刷型档案文献出版物的主要类型····· | 322 |
| 第二节 | 印刷型档案文献出版物的历史与现状····· | 325 |
| 第三节 | 印刷型档案文献出版物的基本特征····· | 340 |
| 第四节 | 印刷型档案文献出版物的结构形态····· | 342 |
| 第五节 | 印刷型档案文献出版物的社会价值····· | 359 |
| 第十一章 | 音像型档案文献出版物····· | 363 |
| 第一节 | 音像型档案文献出版物的类型与特点····· | 364 |
| 第二节 | 音像型档案文献出版物的现实状况····· | 368 |
| 第三节 | 音像型档案文献出版物的主要效益····· | 382 |
| 第十二章 | 数字型档案文献出版物····· | 386 |
| 第一节 | 现代信息技术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影响····· | 387 |
| 第二节 | 数字型档案文献出版物的主要类型····· | 388 |
| 第三节 | 数字型档案文献出版物的基本特征····· | 413 |
| 第四节 | 数字型档案文献出版物的发展趋势····· | 417 |
| 参考文献 | ····· | 420 |



绪 论

【本章要点】

本部分首先梳理了文献、档案文献、编纂、档案文献编纂等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基本概念，介绍了关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基本知识，包括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学科性质，以及档案文献编纂的基本理论，包括档案文献编纂的性质、功用、意义和原则等。

【关键词】

文献○档案文献○编纂○档案文献编纂○档案文献编纂学

一、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基本概念

(一) 文献与档案文献

1. “文献”释义

“文献”一词，从古至今，其含义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据现有文献考察，“文献”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一书中。《论语·八佾》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所说的意思：夏代的典章制度，我能够讲得出来，但杞国不足以验证。殷代的典章制度，我能够讲得出来，但宋国不足以验证。这是因为两国的

“文献”不够用的缘故。如果够用，那么我就可以验证了。孔子所说的“文献”是指什么呢？现在我们所能找到最早的注解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训释。魏何晏《论语集解》引郑注：“献，犹贤也。我能不以其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郑玄以“文章”释“文”，以“贤才”释“献”。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进一步解释：“文，典籍也。献，贤也。”后世学者基本沿袭此说。^①“献”释为贤才，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比较难以理解。实际上，上古时代，“献”与“仪”同音通假，《尔雅》、《广雅》等训诂书中将“仪”释为“善也”，“贤也”。郑玄训释是有训诂根据的。因此，孔子所言“文献”，包括典籍和贤才两个方面。“贤才”就是指当时熟悉和掌握丰富历史知识的博雅之士。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知识文化的传播是以典籍和博学之士为并列媒介的。就孔子本人而言，他本人即是“献”，聚徒讲学，又“好古，敏以求之”，搜集整理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积极传播古代思想文化。在文字尚未发明的远古时期，经验知识口耳相传，所谓十口相传则为古。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来通过口耳相传的知识逐渐被记载在典籍中，从口耳相传转为典籍与口耳相传并重。《八佾》中“文献”一词的训释即是这种转变的印证。

此后，文化典籍逐渐增多，尤其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和广泛使用以后，典籍数量剧增，传播速度加快。向贤者问学，虽然仍是获得知识的一条途径，但是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口碑知识与典籍知识并重逐渐转为朝注重典籍知识一个方向发展。求知观念的变化，连带“文献”一词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文”义凸显，“献”义日趋衰弱。“文献”本来是由两个名词组成的联合词组，兼指“典籍”与“贤才”，逐渐变为一个偏义复合词，“献”字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仅指“典籍”一种意义了。^②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首先取“文献”二字以命书名。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对“文”与“献”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他说：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

^① 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将“献”进一步限定为执礼的贤士大夫。近人刘师培《文献解》：“仪献古通……是文献即文仪也。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古人所谓典册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仪之于文，对文则异，散文则通……《论语》文献并言，则见于典册者为文，见于习行者为仪，所谓对文则异也。……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殷之礼又鲜有习行之人也。”（《左盦集》卷三）他补正郑玄的解释，认为“献”是人所表现出来的礼仪规范。今人吴小如《“文献”、“文献学”及其它》谓“献”（繁体作獻）与“虞”通，“文”指文字记载，“献”指前代礼器。[参见《文献》，1992（1）]

^② 参见张衍田：《四部文献学术源流述略（一）》，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1）。

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马端临以“叙事”和“论事”区别“文”与“献”，其中“叙事”所涉及的自然属于典籍范围，而臣僚奏疏、诸儒评论、名流燕谈、稗官纪录等所谓“献”，似乎与人直接有关，而实际上奏疏、评论、燕谈等已落实在典籍之中。马端临对“文”、“献”二字的解释，恰恰说明了“文献”一词由兼指典籍和贤才过渡至专指典籍。他的解释并非“文献”一词的本义。不过，“献”作“人”解，后世仍然存在，如明代学者焦竑的《国朝献征录》、清代学者李桓的《国朝耆献类征》等，书中所录皆是当朝人物的传记资料。

今天，“文献”一词被广泛使用，是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多个学科的学术术语。但不同学科领域对“文献”的时代属性、价值属性、记录符号等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或认为，文献是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或认为，文献是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文字资料；或认为，文献包括文字之外的古物、遗迹、绘画、模型等。为了促进文献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1979年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始制订我国文献工作的术语标准。1983年公布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T 3972.1—1983)中，文献被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文献的记录符号可以是文字、图画、符号、声频、视频，以这些记录手段记录的知识，皆属文献范畴，包括图书、期刊、报纸，以及胶片、录音带、录像带、幻灯片、影片、唱片、磁带等各种视听资料。2009年最新公布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T 3972.1—2009代替GB/T 3972.1—1983)，文献一词仍然保持原有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国家标准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献定义，均是广义的文献定义。

广义的文献具备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是：第一，所记录的知识与信息，即文献的内容。第二，记录知识和信息的符号，文献中的知识和信息是借助于文字、图表、声音、图像等记录下来并为人们所感知的。第三，用于记录知识和信息的物质载体，如竹简、纸张、胶卷、胶片、光盘等，它们是文献的外在形式。第四，记录的方式或手段，如铸刻、书写、印刷、复制、录音、录像、数字记录等，它们是使知识、信息与载体相联系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出发，文献分为不同类型：按照形成的历史时期，可以分为古代文献、近代文献和现代文献；按照文献的载体，可以分为甲骨文献、金文文献、石刻文献、简牍文献、纸质文献、音像文献、缩微文献、数字文献等；按照加工情况，可以分为零次文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按照编写和出版形式，可以分为图书、连续出版物、

会议文献、科技报告、标准文献、产品样本、专利文献、学位论文、文书、档案等；按照文献传播和使用范围，可以分为公开发行人文文献与非公开发行人文文献。^①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由于文献记录和传播的多途径、多样化，广义的文献定义有利于文献工作的开展。

档案属于文献大家庭中的一员，明确文献的含义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档案在整个文献知识与信息系统中的地位，对于档案文献编纂学而言更是需要首先把握的第一个概念。孔子喟叹“文献不足”，他所说的“文”，从字义上可以训释为“典籍”，若深究之，则在孔子的时代，学在官府，官师合一，这些典籍主要是由官府档案文件纂辑而成。刘师培就将“文”释为“典册制度”（《左龠集》卷三）。马端临《文献通考》释“献”包罗虽广，但总括起来，如傅振伦所说，“近乎文书档案、案牍掌故的范畴”^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档案馆，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并不称作档案馆，而是称作文献馆，足见命名者对“文献”与“档案”渊源关系的深刻认识。因此，从本源上讲，“文献”与档案就内容而言是大体相当的。后世，文献产生的主体，文献的形成方式、方法、加工程度，文献的载体，文献的记录方式都更加多样化，档案以及含档案内容信息的文献，仅占据文献中的一部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2. “档案文献”释义

“档案文献”一词在档案界广为使用，对其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将档案文献视作档案的同义词，使用档案文献是强调档案的文献属性；二是将档案文献视作档案原件中价值较高的一部分；三是将档案文献视作档案与一般文献的相加；四是档案汇编出版物。^③“档案文献”是档案文献编纂学的核心术语，而且是标示学科称谓的关键词语，它是本书继“文献”一词之后需要诠释的第二个概念。

在档案界，“档案”与“文献”粘连为一个学术名词，即“档案文献”，是韩宝华于1981年最先提出的。他在此年所著《档案文献编纂学纲要》（初稿）中对“档案文献”一词作了如下界定：“档案文献这个概念与档案的概念有所不同：档案指的是档案的原件，档案文献指的是档案的复制件或出版物；档案指的是全部档案，档案文献指的是档案中有公布出版价值的部分以及其他文献中有代替、补

①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46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② 傅振伦：《释“文献”》，载《文献》，1986（1）。

③ 参见韩宝华：《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充档案价值的部分的总和。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档案文献目前主要指的是历史档案以及与历史有密切联系而流传甚少的历史资料的出版物。”^①“档案文献”是指“出版物”，是编纂活动的成果，而非编纂的材料对象。

“档案文献”指档案出版物，强调了将一个主题的零散档案材料集中整理出版，不仅出版物可以提供档案原文信息，而且编纂者的分类、勘正、诠释、评价，可使其附加上更为系统化的知识，进入更为广阔的文献知识与信息传播渠道，从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凸显了编纂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简言之，档案文献就是散篇档案材料经过整理编纂而形成的档案出版物，即档案汇编成果，学界往往将之简称为档案或汇编。

因经过科学的整理加工，档案文献提供的档案原文内容是可靠的，而且档案文献还会提供这些档案原文内容的来源与出处，因而，除档案原件外，档案文献内容的权威和凭证性是其他文献所无法比拟的。

（二）编纂与档案文献编纂

1. “编纂”释义

“编”，东汉许慎《说文》云：“次简也”，段玉裁注：“以丝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曰编。”《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编，指用丝绳编连竹简，又指编连竹简用的绳子。“纂”，《说文》云：“似组而赤”，其意为赤色丝带。此字还有汇集的意义，如《楚辞·天问》：“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从本义上讲，这两个字有相通之处。“编纂”一词至迟出现在唐代。唐代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公著文一百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又集古今刑政之书三百卷，号《类集》，并行于代。……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白居易以“述作”与“编纂”并列，与前文相对照，则“述作”主要指元稹的《元氏长庆集》，而“编纂”主要是指他的《类集》。此处，“编纂”就是汇集、纂辑的意思。

古代文献形成的主要方式有三种：“作”、“述”、“论”。所谓“论”，就是指编纂。古人明确划分了三者的界限。将三者比较通观，有助于我们理解“论”（编纂）之特点。东汉王充《论衡·对作篇》：“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这是王充自谦自己的著作既非“作”，亦非“述”，而仅属于“论”之列。那么，到底什么是“作”与“述”呢？清代焦循《雕菰集·述难篇》：“人未知而已先知，人未觉而已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

^① 韩宝华：《档案文献编纂学纲要（初稿）》，4页，兰州，甘肃省档案局，1981。

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所谓“作”就是原创性的理论和认识。“述”就是对“作”加以训释讲述，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消化、领会、增益、订正。《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中国传统经部文献中占绝对数量的注疏类成果皆属“述”的范畴。而“论”的含义就是编纂、纂辑，如《论语》就是一本孔子及弟子言论的汇辑。张舜徽将“作”、“述”、“论”对应称为“著作”、“编述”和“抄纂”。^①他说的抄纂就是编纂，即按照一定体例将零散篇章汇辑起来，而不改变原文。^②在中国古代，尽管“作”、“述”、“论”三者界限分明，但是都意义重大。如果没有著作类的文献，则是一片思想的荒漠；如果没有“述”类的文献，则最有价值的思想也可能因语言变迁而成为“死物”；如果没有编纂类的文献，则文献保存、传播会遇到严重的障碍。因此，三者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各有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

与古代相比，今天“著作”、“编纂”等词在使用上其外延有扩大化的趋势。根据我国《著作权法》，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编辑、汇编等皆享有著作权。目前各种工具书、史志等也皆可称作“编纂”。然而，也有的学者在“编纂”一词的使用上持慎重态度。如白寿彝在《谈史书的编撰》中，不用由英文 historiography 翻译而来的“历史编纂学”，而使用“史书的编撰”^③，显然是考虑到了“编纂”一词在中国传统文献领域的特定含义。

2. “档案文献编纂”释义

档案文献编纂就是以档案材料为基础的文献编纂。具体而言，档案文献编纂就是按照一定的题目要求，查找和挑选档案材料，将档案原文全部（或部分内容）进行科学系统的加工编排，附以编纂者对档案材料的校勘考证、注释评介等研究成果的档案文献整理出版活动。档案材料的原文编纂构成档案文献内容的主体。如果按照上文古人对“作”、“述”与“论”的界定，那么档案文献编纂就是以“论”为主，而辅以一定程度的“述”与“作”性成果。

一般而言，档案文献编纂由以下基本环节构成。

（1）确定编纂题目。

确定编纂题目是从事档案文献编纂的首要环节。只有题目确定了，才能按照题目确定档案材料搜集的范围。确定题目要从编纂者掌握的材料基础、编纂需要和编纂者主观能力等各个方面综合考量。

① 参见张舜徽：《中国文献学》，24～29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② 参见杜泽逊：《文献学概要》，3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③ 参见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见《中国史学史论集》，4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2) 查找档案材料。

关于一个题目的档案材料可能分散保存在不同的文献保藏机构，即使保存在一个档案机构内，也要求编纂者进行全面调查、访求，将与题目相关的材料尽量网罗齐全，这样才能为材料选择打下坚实的基础。

(3) 考订档案材料。

考订档案材料主要包括鉴别档案材料的真伪和判定档案材料的形成时间。档案材料的真伪与形成时间直接决定了档案史料价值的有无与大小。考订是档案文献编纂的必要环节。

(4) 挑选档案材料。

挑选档案材料，即选材。档案材料是构成档案文献的主体。因此，选材工作直接决定档案文献编纂质量的高低。选材是档案文献编纂的关键环节。

(5) 档案材料的转录加工与点校加工。

对入选汇编的档案材料作文字的释读、文字转录、标点、校勘的工作。它是帮助读者扫除障碍、顺利阅读档案文献的重要环节。

(6) 拟写档案材料的标题。

入选汇编的档案材料，尤其是历史档案，多缺少标题，或标题简略，不能够准确揭示档案材料的内容信息，需要编纂者根据档案材料的具体情况，科学合理拟写标题，既要方便读者检索汇编内的文件，又能准确揭示文件要素信息。

(7) 确定档案材料的编排体例。

编排体例是档案文献内材料的结构组织形式。根据档案文献所收档案材料的具体情况以及编纂目的和要求，将档案材料加以分类编排，使之成为一个有序化的有机整体。

(8) 编写档案文献的辅文。

档案文献的辅文包括：评述性材料，包括注释、按语和序言；查考性材料，包括备考、插图、年表、编辑说明；检索性材料，包括目录、索引。这些辅文是档案文献的附件，是由编纂者根据档案材料和读者对象实际要求编写而成的。

(9) 档案文献底稿审核与出版。

这是档案文献编纂的最后一个环节，包括档案文献底稿审核、版式封面设计和校样校对等。档案文献编纂者参与档案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有助于保证出版质量，达到档案文献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以上所说档案文献编纂的九个环节，构成了档案文献编纂的基本工作程序。对于每个实际档案文献编纂项目而言，例如针对历史档案材料的编纂与针对现行

文件材料的编纂，影印出版的档案文献与排印出版的档案文献，其编纂程序并不相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范围、知识体系与学科性质

(一)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档案文献编纂学是档案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历史、原则与方法的科学科目。它以档案文献编纂为学科的研究对象。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档案文献编纂的基本理论、档案文献编纂的一般程序与方法、不同载体与门类档案文献的编纂方法、中外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与实践、现存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创建与发展历史等等。

(二)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知识体系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学术研究领域极其广阔。自 20 世纪 50 年代学科创建开始，档案文献编纂学在以下领域进行深入全面探讨，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知识体系。

1. 档案文献编纂的基本理论

关于档案文献编纂基本理论，在档案文献编纂的性质、功用、意义、原则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认识。

2. 档案文献编纂的一般方法

档案文献编纂的一般方法，涉及档案文献编纂的基本环节，即确定编纂题目、查找档案材料、考订档案材料、挑选档案材料、档案材料的转录加工与点校加工、拟写档案材料的标题、确定档案材料的编排体例、编写档案文献的辅文、档案文献底稿审核和出版等的一般工作原则、方法、技术与要求。这是档案文献编纂学创建以来着力最多的一个领域。档案文献编纂的一般方法已经构成了档案文献编纂学的核心内容。

3. 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

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不仅要吸收现实档案文献编纂实践，更要从悠久的档案文献编纂历史中汲取养料。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历史实践中凝聚的档案文献编纂理论与思想是中国特色档案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历史的纵向追溯是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系统梳理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历史，全面总结过去的档案文献编纂经验，有助于继承和发扬中国档案文献编纂的优良传统，深入认识中国档案文化的整体构成及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对于当代档案文献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双重意义和价值。目前档案文献编纂学界对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内在规律和自身发展脉络，包括分期断代、历代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实践与方法，以及档案文献编纂与不同历史时期学术政治等的影响关系